

行走古道

□南京 刘月雄

到达古秀农庄时，我们在徽杭古道上，已走了三个多小时。第一次跟队户外徒步，双腿肿胀酸疼得难受。已是下午5点，山上气温很低，寒气直往裤腿里钻，行走积攒的热气一下散去。

山里的风，野孩子般窜来窜去，一路上见缝插针，从我的手掌、脖颈到头顶，鼓着劲吹，挂在头上的羽绒服帽子不时跟风滑落。我的两只手，忙着拄杖、抓帽子，一旦从手套里抽出来，拿手机拍个照，风立马没脸皮地跑来，刮得人生疼。沿途多险窄小道，一面是山，一面是崖，有相向而来者，只得侧身而过。我走得小心翼翼，跟着友，俩人不紧不慢，走走聊聊。说起户外徒步，她极为热爱。蓝天碧水，就在眼前，远山重重，近水潺潺，流水穿越跌宕于山野乱石间，如山里小女子，活泼泼地追打笑闹，一路听来，好不欢快。停驻凝望壁立的石峰，有巍然屹立、英勇威武如将军，有慈眉善目、庇护众生如菩萨，有尖峭如剑直入云霄，有平悬如帆船可乘风破浪……顿生豪气。

是夜，随着“篝火起来了”的吆喝，音乐响起，晚饭后的我们围着火堆，一群中年人秒变为少年，兔子样活泼地围圈踢腿，搭肩勾背蹦蹦跳跳，两位年长者面对面扭腰摆胯，酷炫十足。这时走来一位年轻女子，举起臂膀，告诉我们心包经络走向，并说：“摇起来，可以很好地放松心情。”她边讲解边示范，双臂交替，上下舞动，火光中，她的身体也跟着轻轻扭动，像正在融化的冰，闪着清莹的光。我们互不认识，放下所有。“自在跳吧！”她说完，脱下厚重的束缚，热烈地跳了起来，像被点燃的火把，浑身每个细胞都在噼里啪啦地欢叫。如一团火，带着原始的魅惑，精灵般跃动，在夜色里妖娆。每个人都沉醉其中，我也跟着摆动疲乏又笨重的身体，扭头时，哈，月亮和星星，还有树上的枝丫，都在和着节奏摇摆，山风和水流一旁欢唱，兴致盎然。

从古道上走出的那些伟岸身影，他们何尝不是山里的舞者，用卓越才华，跳出时代之舞，引世人瞩目，也吸引了无数个我们行走古道……次日，当我和朋友一起来到蓝天凹，迎向朝阳，仰看碧空时，心情飞扬得好想跳个舞。

一棵白鸟

□安徽合肥 汪立

玉兰花开的时候，就像树上停满了白鸟。颤颤巍巍的白鸟，洁白无瑕的白鸟，层层叠叠的白鸟。白鸟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停留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这个道理，白鸟知道，可我们不知道。

虽然迎春开得正艳，但春天其实还没有彻底占领这方天地，风雨寒潮都尚在暗戳戳地伺机报复。但玉兰不管，到了该开的时节，只管开，开出一棵白鸟。

白鸟是娇嫩的。即便无风无雨，开过一天，便扑簌簌地往地上扑，将一身白羽掉落一地。

白鸟又是高贵的。即便零落成尘碾做泥，也绝不改初衷，风雨也

好，艳阳也罢，只在花期开，只在花期败，绝不伏低做小，也绝不奉迎谄媚。

我捡了一片玉兰的花瓣，安静地看着洁白如玉的羽翼，渐渐染上了黄色的斑点。这斑点在时光的侵蚀之下，愈发密集，直到变为死寂的黑色。唯有靠近花萼处的一抹姹紫，依然如故。

一个孩子在母亲的带领下，站在一棵玉兰树下玩耍。地上铺满了白色的玉兰的羽翼，孩子在羽翼间穿行，笑闹。玉兰树笔直地仰头望天，既不专门为这孩子落下一两朵花，也绝不呵斥他。

我想坐在玉兰树下休憩一会儿。

儿。初春的午后令人倦怠，明明很热，但有阴影的地方却又阴冷入骨。玉兰树一半沐浴在阳光下，另一半被建筑的影子遮蔽，光与影非但没有撕碎白鸟，反而给了它们灵魂。

一树白鸟就在光与影中振翅欲飞，即使起飞就坠落，也不能阻止它们的飞翔——正如坠落不能阻止它们的开放。

毕竟，春天有多长，愿意在春天开放的花儿清单就有多长；春天有多长，就有多少花儿愿意在这长长春天里持续不断开放。春天从不缺少花儿，却没人能忽视匆匆一瞥的白鸟。

没有白鸟的春天是寂寞的。

“梅花糕”里没梅花

□东台 王阿丽

对迁居南京时间不长的我而言，隔三岔五，就可以尝到风味小吃“梅花糕”。

我经常光顾的这一家“梅花糕”店就在我家不远处，步行20分钟便可到达。前不久，我去买梅花糕时，刚巧卖完一波，店主让我等上十几分钟，因而我有机会观摩到了梅花糕制作的全过程。梅花糕虽属于糕点类，却与普通糕的制作方法有所不同，它不上锅蒸制而是用特定模具烘制。模具为六边形，由铁锅与铁皮结合而成，铁锅内有19个梅花形状的孔洞，铁锅四周有铁皮环绕，比铁锅高出一寸多。趁锅热时，店家用毛刷蘸油，迅速在每个孔内旋一圈，然后提起装着稀面糊的尖嘴壶，逐一注进热孔内，将模具贴着炉子缓慢转动，稀面糊就贴在孔洞内壁上，就像为模具穿上了一件凝脂内衣。等面糊烤了几分钟后，店主端来豆沙盆，用小长勺舀出豆沙，放入孔内，高平孔口；接着倒入面糊，封住孔口，在面糊上撒上

红绿丝、糖桂花、葡萄干、瓜子仁，最后在上面铺放小元宵，放入红枣、樱桃和果脯，盖上灼热的铁板盖，烤制数分钟后表皮烤焦变得酥脆，梅花糕就可以出锅了。

在等待的过程中，先后有顾客前来，我猛地转过身来，好家伙，身后已排起长队来了，我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龙头”。不远处，一对母女正在吃新买的梅花糕，七八岁的小孩问母亲：“我已经快要吃光了，还没有吃到梅花呢！”

店主听后，哈哈一笑，便向我们讲起了梅花糕名字的由来：“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见到这个糕点，十分诱人，品尝后感到甜而不腻、柔脆适度、回味悠长，胜过宫廷内的御点，于是当场拍案叫绝。他见这糕点形似梅花，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梅花糕，因而流传下来。”

身后传来一个东北口音：“噢，原来梅花糕也有那么一个好玩的传说，没想到这个梅花糕竟真的没有梅花呀！”

约七八分钟后，店主揭开盖

子，香甜味迎面扑来，梅花糕犹如整体浇铸而成，和模具贴得很紧密，店主麻利地用刀进行分割，然后用钢钎将梅花糕从模具里截出来，放入纸杯中。梅花糕的整体形

状呈锥状，表皮酥脆，糕面上梅花造型，红绿相间的瓜丝，耳鬓厮磨；元宵宛若珍珠，晶莹透亮；红枣樱桃，喜气可人；南瓜子仁，点缀其间。未等启嘴，那股香甜就沁入肺腑，我吹了吹还带有温度的梅花糕，用嘴唇探入梅花糕边，小心翼翼咬上一口，软糯甜滑漫过舌尖，细嚼慢咽之间软中带韧、甜中带酸；再来一口，舌尖便与“流心”的豆沙碰撞。抿在嘴里，任由红枣香、桂花香、瓜子香、面粉香慢慢挥发，迟迟不愿下咽。上面的“花朵”食用后，剩下半截“面托”，咬一口下去，酥脆的面托裹着“豆浆”的豆沙，酥中有柔，柔中带甜，甜而不腻，糯而不黏，柔韧交织。

梅花糕，舌尖上的江南小吃，花一般的名字，诗情画意般的美味。

用心

□南京 皇甫夏培

弯曲延绵的明城墙早已成为南京对外的一张城市名片，外地游客总是好奇其坚固耐久的原因究竟何在。本地的专家亦从地形地貌、用工用材等多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其实密码就在建造城墙的砖上。南京明城墙的狮子山段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块城砖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是一块有着文字的砖，虽经六百多年的风雨，但仍可清晰地辨认出倒置的“用心”二字。

南京明城墙是由上亿块城砖砌成的，在28年的建城过程中这些城砖来自工部、兵部以及现在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等地区，对这些来自各地的城砖质量把关得益于明初建立的“物勒工名”制度，也就是将造砖涉及的各阶层人员的职务姓名都印于砖上，相当于当前的岗位责任制，由此确保了650余年后城墙的依然屹立。然而制度的约束固然重要，但城砖的历久经年更多的还是得益于造砖夫人的认真和专注。

这个精细的生产责任系统经历了早中期逐步成熟的过程，砖上的文字有篆、隶、行、楷等多种书体，字数也由少及多，日臻完善。监督的提调官既有知府也有县丞、造砖夫人既有福东海、寿南山，也有谢妹和刘德华，这些名字有的可能是真名，有的也可能是寄托了某种美好的寓意，但是无论官职高低、家道贫富、象征意义如何，在这种问责制下，他们的名字

和产品一起经受住了沧桑岁月，青史留存，即使今人读到砖上的这些文字仍然感觉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从目前对城砖的普查研究来看，砖文上的字有模印、戳印、刻制、毛笔书写四种表现手法，前两种多见而后两种较少见。“用心”城砖采用的是刻制手法，即造砖人在这块砖上刻下了“用心”二字。多么普通的两个字，却蕴含着匠人多年经验积累升华后的朴素。现在已无从知晓当时造砖人是以此作为品牌标识，还是只在一块砖上随意刻下，抑或当时也许只是想给徒弟、给家人、给官员传授或者表达做工时应有的状态。不过搜集的砖文中与此二字的城砖仅此一块，想必这个造砖人不会想到自己当时的无心之举却将平日里内心那份沉静、执着和坚守与产品——城砖融为一体。

由于这是一块按照进深方向摆放的“丁砖”，不能看到另外五面记载的信息，无法知晓产自何处、刻字者姓甚名谁，但这两个字传递的正能量足以让见者过目不忘并加以自醒。唯一有些遗憾的是这段城墙前些年经过修缮，瓦工在用老砖进行增补时并未意识到这块砖的非同寻常之处，直接把这块砖给砌倒了。因此现在城墙上这块砖的“用心”二字是倒置的，不仔细寻找和辨识很容易与之擦肩而过，由此可见，做人做事要想真正能够做到用心二字，何其难也。

借田而歇

□山东淄博 李秀芹

和丈夫漫步山中，寻小径而行，发现密林深处有一片菜地，菜地不大，只种了半畦韭菜，半畦小葱，剩下的一小畦不知种了啥作物，种子还未破土。

菜地周围都是树，并不适合种菜，韭菜和小葱也是苟延残喘着，像没娘的孩子。

一老者端坐树下，锄头扔在一旁，看来是他锄地累了，坐着休息的。

见我和丈夫行至跟前，忙热情邀我们坐下喝茶。

细观老者，戴着斗笠，穿着棉布衣衫，脚踩圆口手工布鞋，一副农人的打扮，但却干净整洁，又与普通农人不同。

与老者攀谈，得知他是退休工人，离开农村几十年了，退休后在家闲得无聊，便到这里开垦了这块荒地，好的荒地都被附近村庄的住户开垦了，这里位置偏僻，土壤贫瘠，种庄稼也长不出好，没人跟他抢，所以才让他这个“外来户”有可乘之机。

我跟他说，这里种菜根本不长，没有水源，单靠从家里载水，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撒点玉米种子，任其生长去。老者笑着说，我种菜不为收成，纯属种着玩的，你们想呀，我坐自己田里休息，名正言顺，若一人独坐林间，就有点奇

怪，会吓到路人。

原来，老者是借田而歇呀。老者说，也不全是，农村出来的人，对土地有种特殊的感情，坐田间地头，心便踏实。

想起我的祖父，种了一辈子庄稼，不管农忙或农闲，他都要到田里去，下雨天没法下地干活，他也要去。祖父在田边盖了一间石头房，用来避雨。

雨天，祖父便去石头房看田，看田里的庄稼喝足了水，哪里需要泄水，哪里需要堵水，无事可干时，祖父便坐在石头房里观雨。

石头房里有张木板床，上面铺着草席子，祖父困了便在草席子上和衣而卧，伴着雨声，守着田地，祖父才可以睡个踏实觉。

小时候奇怪，为何祖父下雨爱去石头房睡觉，祖母回，一个大男人大白天在家睡觉像啥样子，去石头房睡觉，还能看着田里庄稼。祖父则笑着回答，他去石头房睡的不是觉，是等雨停，雨停了，便去田里继续劳作。

同样是借田而歇，老者与祖父心境却截然不同，一个是休闲为主，种地是娱乐；一个是劳作为主，休息是迫不得已。

现在，农村人出去打工也有五险，老了可以领退休金，种地变成了田园乐事。

青石街

968号

NEW SUPPLEMENT

投稿信箱:xinfukan2@126.com